



宁海平调《李慧娘·见判》之“转悠悠”。

红人堂·薛云

一曲《红梅》占晓枝 宁波人写的这出戏演了四百年



秦腔《游西湖·杀生》演出现场。

在2024年戏曲百戏(昆山)盛典开幕式上,当代秦腔名旦齐爱云,以一折秦腔《游西湖·杀生》火爆现场。

她以繁冗的戏曲“吹火”绝技组合,将剧作家对李慧娘虚幻的悲欢想象,在舞台上具象化,让台上台下同吸共呼,台前幕后一起扼腕,精彩绝伦。

这不是齐爱云第一次以《游西湖》的演出震撼剧场,《游西湖》也非秦腔独一性的剧目,我们几乎在昆腔、高腔、皮黄、梆子等各系统的剧种当中,都能看到它的存在,只是剧名不同。

山陕梆子剧种如晋剧、蒲剧、秦腔、汉调桄桄戏、同州梆子中,剧名多叫《游西湖》,秦腔有一版叫《西湖遗恨》。

昆曲、京剧、越剧、河北梆子里,则名《李慧娘》或《阴阳扇》,《李慧娘》是戏曲观众最为熟悉的名字。

川剧、婺剧、潮剧、徽剧里一般唤作《红梅阁》,豫剧、秦腔、粤剧里还有《再续红梅缘》,是较新的舞台改编。

而今,有些剧种开始叫回它最初的剧名:《红梅记》。它是明代宁波人周朝俊所写的戏曲传奇。

元末明初,钱塘人瞿佑作一篇志怪小说《绿衣人传》,收录在

《剪灯新话》里,当中还有一篇写发生在宁波月湖的鬼怪故事《双头牡丹灯记》。随着《剪灯新话》的流传,绿衣女的故事也逐渐被民间所熟悉。

明万历年间,宁波人周朝俊以此为母本,衍生创作出了案头戏《红梅记》,全剧共计2卷34出。

有关周朝俊,宁波剧作家孙仰芳在《双线奇构,一曲传世!——宁波人周朝俊与他的〈红梅记〉》一文中曾述:周朝俊的生平,在史料上没有翔实记载,甚至他的生卒年月,在《中国戏曲志》中也仅仅是“不详”两字。他既擅长填词作曲,又能客串演戏。

但关于《红梅记》,孙仰芳老师写道,是“由正宗阿拉宁波人撰写戏曲剧本、在戏苑艺坛上流传时间最长、登台演出场次最多、影响力最大的剧目”。

400多年前的周朝俊,也许曾经期冀过《红梅记》能够传而不绝,但在中国戏剧史上,《红梅记》难说是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,明代戏曲家对它的评价毁誉参半。

传奇《红梅记》采用了明清传奇惯用的双线结构,第一条是裴禹与卢昭容悲欢离合的爱情,第二条是他与李慧娘之间的感情纠葛,以及二人对贾似道凶残暴虐行径的反抗。

实际还有一条隐藏的线,是正直人士与奸相贾似道之间的矛盾冲突。也正是这条暗线的存在,使得两条明线在交替进行的同时,将以写情影射现实政治的行文之法变得成立。

这在当时的作品中实属罕见,被学者誉为开了戏曲作品“借离合之情,写兴亡之感”的风气之先,之后臻于成熟的是洪昇的《长生殿》和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。



扫描二维码可阅读全文

推荐榜



湿人甲

月影幽,桂香稠,
“越”唱《秋》韵



王国海

黄山秋云,
“人在画中游”



陶鹏

致敬《老兵》,回望那段
激情燃烧的岁月



幸福年

秋之香:自然的馈赠,
辛勤的回报



陈晓旻

艺术宁波|这场写生展
令人耳目一新



贺鑫欣的写生作品

红人堂·庸星

书展日 读《岁月留痕》

浙江书展日,收到刘兰波老师的新书《岁月留痕》。淡色素静的封面图案有几笔浅浅的勾勒,笔意到处,似溪,似路,似岁月年轮。

写的意义远过于出书的意义,眼前一下掠过泰戈尔的诗句:“天空没有留下鸟的痕迹,但我已飞过。”这样的坦诚、豁达,也是美的。纵然天地间一片浩渺,但告诉自己,我曾经飞过,我已拥抱,我无怨无悔。



其实留痕是给别人看的,飞过才是我的真实。岁月可以带走一切,却带不走我们一路留下的欢歌笑语。读刘老师的书,感动于她对文字的热爱和执着,感动于她既飞过又留痕。

我与刘老师相识于当地作协的几次活动上,“留痕”也非仅此今朝,她的第一本散文集《岁月叮当》六年前就已发出风铃般悦耳的声响,我常在她的书中沉浸于北疆的风物,倾听她对亲友故知、家居变迁的诉说。

这回“留痕”,好似梦的延续,依然在亲情亲善中娓娓说起,走过她的校园,走过往昔岁月,再次见她将一泼墨香撒向大好河山,撒在她的游览旅程中。

清新淡雅,读刘老师的散文,同怀于她的桑梓情结,同感于她的如歌岁月,为她的辛勤笔耕而啧啧叫好。我知道,她终究是上了年纪,却依然欢快地飞翔着。

记得三国曹丕在他的一篇《与王郎书》上写道:“生有七尺之形,死唯一棺之土,唯立德扬名,可以不朽,其次莫如著篇籍。”意思是说,人的一世,唯有立德扬名,著书立说方可不朽千古。所谓“书有一卷传,足抵公卿贵”正是这个意思。

或有人问,书有传有失,传能多久?传会多远?且世风如此,于这卷帙浩繁、烟海文章之间,似我等名不显、貌不扬,有谁会稀罕我们的“留痕”?

在我以为,可贵的是书写的一份心境与才情,此去往后,不管是谁,当读到今天这样的文字,谁能质疑这溶在文字里的一番苦心?

天用来刮风下雨,地用来长草开花。人生不过是行走于天地间的匆匆过客。瞬间和永恒对于每个生命来说,没有多大区别,唯有此时此刻,我们快乐着感动着,怡情于诗情画意,说了想说的话,做了想做的事,这便是存在的全部意义。

